

雪地里的红玫瑰

——评樊发稼诗集《雪朝》

陈发根

当我还没有品读完这洋溢着青春活力的抒情诗时，在我的面前已经悄然升起了一株红玫瑰，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昂首挺立，喷吐着青春的火焰。

诗意的巨大反差，使得不可能出现的景象，清清楚楚地展现在我们的面前。一边是厚厚的积雪，无声的世界，冰凉彻骨；一边是红玫瑰，火样红的激情，燃烧的青春。诗意的凸现，红白二色，冷暖色条的交融，那是视觉的盛宴！

从湛蓝的日记本中滑落下来的紫红的花瓣，虽然失去了往日的馨香，而含笑怒放的红玫瑰，青春激扬的爱意，却一直深埋在诗人的心中。

这首诗是写实的，但我认为更是写意的。诗人好像在娓娓地叙述一件事，在雪花漫天飞扬的黎明，无意中打开了湛蓝的日记本，从中滑落出一簇紫红色的花瓣，与此同时，珍藏心中的思念，也一起散落下来。啦啦啦啦扬的火红的队旗不就是青春的团队、心头热烈的波浪不就是对友情无尽的思念吗？

这朵红玫瑰是在远足来到的青翠的田野山冈上被采摘下来的，是在火红的队旗下被采摘下来的，青春少年的诗人在采摘一朵红玫瑰的同时，也把青春少年快乐时光一同采摘了下来，夹进了日记本，一直珍藏着诗人阳光的心田。

今天，虽然银色的黎明静溢得没有一点声响，但却是一个童话般瑰丽的雪朝。尽管这个世界，充满着冷酷无情，无言以对，却依然展现出令人向往的莺歌燕舞、五彩缤纷的童话世界！

诗的最后一段，说出了诗人心中美好的向往，无疑是于无声中的一声春雷，引起世界的共鸣。冰冷雪花啊，快快化作融融春水吧，晶莹的小溪闪耀起灿烂的阳光吧！有了暖暖的春水，有了灿烂的阳光，那么漫山遍野的红玫瑰就会尽情开放，到处自由飞翔的小鸟就会快乐地歌唱！

这首诗的结尾用了省略号，无数遐想还可以再延续下去，在此打住，留给了读者驰骋想象的空间。全诗是建立在雪地里的一株红玫瑰，不畏严寒，不惧冰霜，燃烧着火一般的激情，迎着阳光，鲜艳地开放，我想，也许这就是诗人自身的化身吧！

雪朝

樊发稼

白絮似的雪花漫天飞扬，
银色的黎明静溢得没有一点声响；
我无意间打开湛蓝的日记本，
一簇紫红色的花瓣散落在桌上，
花瓣儿已经没有了往日的馨芳，
可我记忆的花朵却依旧这样鲜亮。
火红的队旗在风前哗啦啦飘荡，
我们远足来到青翠的田野山冈……
今天，在这个童话般瑰丽的雪朝，
这簇花瓣也显得特别明丽辉煌。
它撩起我心中无限美好的情思，
心头激荡起热烈向往的波浪——
雪花雪花，你快化作融融春水，
让晶莹的小溪闪耀灿烂的阳光。
阳光里我们像千万只快乐的小鸟，
在绿色的天地里尽情地歌唱飞翔……

书架

《纠缠的大国——中美关系的未来》

祝玉婷

作为美国最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，沈大卫(David Shambaugh)组织了15位中美关系领域的知名学者撰写专题文章，精心汇编成此书。

本书从历史、外交、经济、文化、双边、区域、全球等多角度，全面评估了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——中美关系。书中认为中美关系是“深度依存”、“有限合作”与“日益竞争”的独特结合，其演变将对国际政治、亚洲地区以及许多国家民众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。

学问与文章

陈鲁民

小学问者写小文章。这种人很多，其学问有限，才华平平，也知道自己能吃几碗干饭，因而并不奢望当著名作家，很兴趣地在短文园地耕耘，时不时写点千把字的随笔、散文散见于报刊，偶有体会就援笔成篇，小露一脸便喜不自胜，虽含金量不高，但也算是一得之见。他们注定不会有多大名堂，文学史更不会有一席之地，可贵的是有自知之明，能安分守己，捧多大碗吃多大碗。

小学问者写大文章。比较成问题的是这种人，其学养不足，学识浅薄，有的甚至胸无点墨，连《红楼梦》都没看过，四大名著都不知是谁写的，却凭着小聪明、脑子活、胆子大，就能日成万字，几十万、上百万字的书都敢写。如此的薄纸厚发，笔下能写出什么东西可想而知。尤其突出的是一些网络写手，学问缺底蕴，肚里没货色，也不下功夫搜集资料，更没心思深入生活，只有胡编一些宫斗、盗墓、武侠、穿越的故事，蒙蒙一些更没有学问的读者。

因而，我以为，有大学问者就应多写大文章，就像关云长耍青龙偃月刀，张翼德手持丈八长矛，创作一些优秀的鸿篇巨制，有筋骨、

有道德、有温度，能代表民族的文化高度，能反映时代的风云变幻，拿出来能同莎士比亚、托尔斯泰相媲美，竞争诺贝尔文学奖不落伍。退而求其次，大学问者也可常写点小文章，浓缩精华，短小精悍，言简意赅，如同精致盆景，方寸之地，气象万千，有时或许比长篇大论更有影响力。读过《岳阳楼记》的人就远比读过《资治通鉴》的人要多得多，会背《正气歌》的人更比涉猎过《管锥编》的人要多千百倍。小学问者写小文章也不可或缺，或炮制点心灵鸡汤，或挖掘点历史典故，或拼凑点青春美文，或记载点风景名胜，都有读者，也不无意义。

最要不得的就是小学问者偏爱写大文章，自己写得力不从心，满纸空话，还糟蹋读者心情，欺负读者智商，浪费纸张与网络资源。我以为，这种作家或写手有两条路可走，一是写与自己学问成正比的小文章，不要老是做著作等身的美梦；二是好好恶补文化知识，涉猎一下三坟五典八索九丘，精读一批中外文学名著，研习几门科学常识，肚里有货了，学问丰厚了，下笔自然就会左右逢源，文思泉涌，而不至于书一出来就被当成废品，送进纸浆池。

杂俎

文章大都是有学问人写的，学问是文章的根基，一般来说，学问大小与文章优劣成正比。依我管见，学问与文章的关系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：

大学问者写大文章。如司马迁、司马光、曹雪芹、梁启超、陈寅恪、钱锺书、范文澜、翦伯赞、郭沫若等。其文章虽长，汪洋恣肆，但有见地、学识，有思想、文采，读来有收获，咀嚼有味道。《史记》就被鲁迅誉为“无韵之离骚，史家之绝唱”，《红楼梦》更是文学史上的一座迄今为止无人逾越的高峰。《管锥编》则是探讨艺术创作规律的巨大宝库，没有厚重广博的学问支撑，是写不出这样内容扎实博大精深的皇皇巨著的。

大学问者写小文章。如苏轼、鲁迅、梁实秋、林语堂、张中行、季羨林、王元化等。苏轼是千古文化巨人，通古晓今，博览群书，可他却热衷于写小文章，其代表作前后《赤壁赋》，不过区区几百字，《赤壁怀古》更短，不到百字，但都是难得的文化瑰宝。鲁迅的杂文大都是千字文，四五百字一篇的也不少，不少都成了传世名篇，至今为人诵读。大学问者写小文章，好似杀鸡用牛刀，厚积薄发，举重若轻，字字珠玑，美不胜收。



山居图(国画)

倪坤海

眼睛

在美好中睁开眼睛

孙道荣

很多人都有同感：一寸的证件照，最难看了。在杭州，有一家名叫1933的迷你照相馆，却把小小的一寸照，拍得漂亮、生动、传神。这家开在一所大学边的小小照相馆，专门给人拍一寸照，生意火爆。

这个全部由在校大学生组成的团队，两个是学建筑的，一个是学广告的，一个是学国贸的，还有一个是学新闻的，没有一人是专业摄影师。这样一个杂牌军，却能将最难拍的证件照，个个都拍得跟明星照似的，他们有什么秘诀吗？有的。按照他们自己的话说，那就是把一件简单的事，尽量做到完美。

从化妆造型，到拍摄与后期制作，他们在每一寸顾客身上，都要花费半个多小时的时间，反复地拍摄，不厌其烦地修改，只要顾客有不满意的地方，他们就推倒重来，直到顾客对自己的照片满意为止。

几乎每一张他们拍摄的一寸照，男的都帅气阳光，女的都是水灵妩媚，与我们常见的那种呆滞、死板的证件照迥然不同，让人惊艳。

我看过他们拍摄的一大堆一寸照，简直让人怀疑，不是来这儿拍照的，都长着一张明星脸？当然不是，来这儿拍照的，基本上都是附近的学生，和我们一样，是身边最普通的人，他们长相和气质，也都是千差万别。有人好奇地想知道，他们是怎么把一张张普通的脸，拍得那么神气的？

果然也是有小技巧的，他们说，化妆

和后期修饰，很重要。每一名顾客，他们都要对其进行精心的化妆，在拍摄完后，还要对每一张照片进行细致的修图，使之趋于完美。

但是，我见过很多化妆的人，一点也不美；我也见过很多PS过的照片，一点也不生动。仅仅靠化妆和修图，就能将一个人的照片，拍得那么漂亮、生动、传神吗？

他们笑着说，一个人的照片美不美，当然不全是靠化妆和修图，而主要依赖其自身的气质和精神状态。你看看这些照片，最美的地方在哪儿？

眼睛！没错，正是他们每个人的眼睛，水灵、明媚、清澈、传神，洋溢着一种幸福快乐的神情。

他们又是怎样做到的？他们说，很简单，在拍摄前，我们会请顾客先闭上眼睛，想一些自己经历过的最美好的事情，然后睁开眼睛。就是在那一瞬间，他们摺下了快门。

那是一个刚刚沉浸在美好回忆中的瞬间，那个瞬间，人的眼睛里，写满幸福和快乐。他们所做的，只是捕捉到了一个人最美好的瞬间。

我终于明白了，不是他们的拍摄技巧有多么高，也不是他们的化妆和修图技巧有多么好，而是被拍摄者自身所洋溢出来的那种快乐、幸福和自信啊。

如果你常从美好的事情中睁开眼睛，你的眼神就一定是明亮的，你的神情就一定是美好的，而你的心就一定一定是灿烂的。

随笔

夫唱妇随诗配图

曹世忠

老舍和他的夫人胡絮青，一个是文坛巨擘，一个是丹青高手；俩人志趣相同，珠联璧合，相敬如宾，在中国文坛上传为佳话。

1963年中秋前夕，老舍和夫人胡絮青到湖南岳阳游览，在岳阳楼前见到两株桂花树，繁花点点，芬芳飘溢。触景生情，老舍激动万分，对胡絮青说：“连理枝，连理枝，好，好极了！比咱家院子里的那一棵，美多了。”

见老舍夫妇兴致勃勃，陪同的人趁势拿出笔墨砚纸，让其留墨以志纪念。胡絮青望着清香四溢的桂花树，微微一笑，便饱蘸杏黄油彩，笔走龙蛇，龙飞凤舞，瞬间一幅《中秋月桂图》脱颖而出。一高一低的桂花树相互映衬，浓荫如盖，朵朵桂花在枝头争奇斗艳，姿态万千。整幅图大气美观，色彩亮丽，构思奇特，使在场的人无不啧啧称赞。老舍幽默地说：“好啥呀，不就随便抹几点黄颜料呀。”

“说得轻巧，你也来随便抹几点试试。”胡絮青说。

“天上一轮月，庭前双桂花。香风随我吹，一路到长沙。”老舍接过画笔，不假思索，便在画上题诗一首。那带有几分魏碑风骨的书法墨迹，清新流畅而富有想象的诗句，又赢得周围人的一片喝彩声。

“疾风知劲草，路遥知马力。”胡絮青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三年之后发生的那场特殊的政治运动，会让自己的丈夫——这位人民艺术家蒙受冤屈，遭受无休止的批判揪斗，无奈尴尬之下，投身于太平湖饮恨而亡。难能可贵的是，老舍夫妇面对着阴霾密布的险恶环境，不是“大难临头各自飞”，反目为仇，而是患难与共，不离不弃；仅就这一点而言，实在值得当下人在尊敬他们的同时，深深地反思、自省、学习！

连载



中有一半以上时间乌云笼罩，阴雨连绵。因此一到夏天阳光普照，全国人民都摩拳擦掌把晒太阳当头等大事。很多英国人会到医生那里去咨询抑郁症，处方竟然是“度假一周”。

但你去了英国，就会发现，得抑郁症的大多数都是男人，忧郁症的另一个代名词可能是“闲

出病”。女人都发生这种“悠闲病”。英国的社会生活，如果你留意，会发现在很多地方工作的人是欧洲其他国家的人或英国本地女性。英国男性去哪儿了？

我前文中写过一个B&B老板娘Diana。其实几乎个个B&B里，你能看见的忙碌身影都是家庭的女主人。她们好像有三头六臂，不仅打扫卫生、洗衣做饭、精通旅游、擅长管理，还能照顾子女甚至管理牧场！

我们在Kenilworth因参加了“Living in history”活动，出发去下一站的时间有些迟，正逢大雨倾盆，看不见高速公路的路面，不得已停在休息区等雨停。我对照酒店订单时，惊奇地发现即将入住的Churton heath farm B&B要求入住时间竟然是下午4:30~6:30，而现在的已经是晚上8:30了！

打电话过去，女主人竟然已经声音朦胧，貌似即将入睡。给我的感觉，这大概是一个年逾古稀的老太太，否则怎会在现代社会里这个点儿上入睡？

对方一听说我们将在10:30到达，立刻干脆拒绝。她说：“你

们已错过入住时间，请另觅他处。我这里不接待。”这是一票100英镑的住宿单子。也就是说，因为晚入住，我将损失1000元。我不得已要另订酒店。因英国手机网络不好，遂打电话给上一站的朋友，让她帮我寻个住处。我的女友是个情商极高又有语言天赋的女人。她显然扮可怜博同情的水平比我高，更重要的是谦卑的礼貌用语比我丰富——在英国，语言是个极大的障碍！你一定不能理解我说啥，只有身处当地，才知道我们通常的英语与英国使用的英语是俩语系！

英国人特别注重遣词造句。在我们还在使用文言文极高频语系时代，他们已经在莎士比亚的带领下步入奢华词汇时代。他们能把情绪细分到毫微，把色彩描述到斑斓，把气味形容到萦绕鼻前，把物件命名到你不知道他们在描述什么。我经常暗自观察英语与英语的区别，最终的文案是：当年出逃美国的那批英国人，一定贵族极少，所以他们能熟练掌握及运用的词汇，不及英国现在的十分之一。

我不能把一件“一句话能说清楚”的事情像英国人那样用十句客套话委婉表达出来，造成女主人认为我没受过教化。在朋友凄婉的故事中，一个游历四方、拖家带口、语言不通又对英国有无比热忱的来自中国的女作家，现在在孤苦伶仃流浪街头。女主人一句拒绝的话，可能就伤害了一颗敏感而脆弱的心，并且在中国亿万读者心中留下英国女人极难相处的印象。

总之，女主人又电话回我，同意我“红拂夜奔”。经历千辛万苦，我们终于在子夜前到达Churton heath farm。中途有几次我们都没敢近放。因为乡间真的很偏僻！打电话的信号都没了，更别提3G。连回路都成问题。女主人穿着华贵的睡袍给我们开门。我们突然发现她竟然长了一张优雅脸庞，很年轻，笑容极其美丽！看起来不像劳苦大众！这个印象次日清晨即破。我们一家清晨起床，发现她已经在厨房忙碌，为每位住客端上获得B&B金奖的早餐——她的早餐真的很丰盛！



花开时节(国画) 王志梅

趣味

春食面条菜

连德林

前些时，南水北调正式通水了，建在村边的刘湾水厂也举行了通水仪式。借着春日煦暖的阳光，约了几位村民，一同到干渠边观赏水景。兴许是年前的秋长和初春的温暖，面条菜(因叶子像面条，民间也叫面条棵)，却提前在渠边护栏外的坡地头及麦田间生机盎然地长成了，棵大的已有巴掌大。几个人一边抬头远看清澈见底的渠水，一边低头采挖鲜嫩的面条菜，并议论其名称及食用方法。一个说和着面粉蒸后拌着吃，灾荒年能顶粮食充饥；一个说好年景也是农家的常用野菜，用开水焯焯，凉拌可当下酒小菜；另一个说，和生鸡蛋调成素馅，烙菜饼、蒸包子、包饺子吃着更可口，一时间把面条菜的吃法和好处说了一大堆。

话题一转，又说到面条菜还是一味中药，有润肺、止血、凉血和治虚劳、咳嗽等功效。从药用价值又引出一种中草药叫“王不留”(也叫王不留行)，与面条菜同时期生长在麦田地，叶子在没有出芽的幼苗期，两种野草基本没有大的区别，只是王不留叶子厚一些，色重一点，如果不仔细对比，很难区分开来。王不留有微毒，不能单独食用，如果误食会出现舌麻、嘴唇等过敏现象，所以挖野菜时一定要把它们区别以免误食。相传，王不留这个药名是汉代医学家邓彤给起的。当时王莽追杀刘秀，引起民愤，民众合力保护刘秀，不给王莽留下吃的和住的地方。后来刘秀称帝，邓彤在整理中草药籍时，定此药名“王不留”。因这种草生长在麦田地，又与王朝天子有牵连，因而民间又叫它“麦连天子”。俗语“麦连天子，早吃晚死”，也是对它有性的夸张之说。既然两种野草形态相同，王不留有个王权天子的名字，面条菜也就有了个穷苦贫民的名字“妈不留”。传说在一个青黄不接的灾荒年，一位母亲把采挖的半篮面条菜一点不留地全给孩子们吃了，自己却被饿死，因而就有了“妈不留，小孩吃了泪水流”的俗语在民间流传。面条菜种子成熟后，外壳像个梅花瓶，因而才有了“面条棵，麦地瓶，饥饿年代救人命”的俗语。其实，面条菜的学名叫“麦地瓶”，属石竹科，由于地域的不同还有香炉菜、梅花瓶、米罐草、净瓶草等多个名称。

众人议论过后，我也想起一件与面条菜有关的往事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有一位南方孙姓干部，土改以后留在村内小学任教，单身的孙老师轮流到各家吃饭。当年各家生活条件都很差，没有像样的饭菜招待。轮到我家时，母亲就把挖回的面条菜做成不重样的饭菜给老师吃。南方人没吃过这种野菜，孙老师在我家吃了半个月的饭很是满意，使他永远记住了这种野菜叫“面条棵”。去年教师节我向他祝贺时，年近九十高龄的孙老师，还说起在我家食面条菜的趣事。可见，凡是一件有益的事物，都会给人留下难忘的记忆。面条菜这种看似不起眼的野草，却有着野、纯、青涩、腼腆不争春的气节。食后让人回味无穷的面条菜，也成为中华美食文化的原生态。

我这么八卦的，哪受得了此等诱惑？速速奔去。

未到古堡，接朋友电话，特别兴奋：“快来快来！好热闹，到处都是人！我在这儿住了一年了都没见过这么多人！今天有活动！”

我差点没打道回府。我从一个有近三千万人口的大都市来英国乡村，就是避人潮嘛，怎么我去哪儿，人就跟到哪儿？到了城堡的废墟，一下就被吸引住。

我大概穿越了。

眼前一堆人，都穿着古装。英式的。只有在电影里才得一见。

空旷的古堡前草地上，安扎着各式帐篷，帐篷前古装扮相的人们，有模有样地在生火做饭，用的是木柴，烧的是吊锅。这里莫非是英国的饭店？在拍电影？

走近一看，煞是热闹。有手工缝制的，有驯鹰的，有打猎的，有铸造生铁的，还有武士的士兵在拉弓射箭。

我以为他们卖东西，就过去问：“你的矛，你的刀剑卖吗？”

谁知人家答：“小心，这不是玩具，这是真家伙。不是卖的，是

我们生活的一部分。”

我不知这帮人是来卖啥药的。有一位坐在帐篷前娴熟地缝制的女子，笑眯眯冲我们打招呼。我上前询问，她说，这是我们选择的生活方式：Live in history.

我问她啥意思。

她答：在英国，有这样一群人，他们追寻先祖的生活轨迹，学习他们的生活方式。你看，我自己纺纱，自己织布，自己做衣服，这双鞋是我先生刻的，这个皮包是我儿子缝的。注意！这种缝制方法，现在已经失传了。

我说话都打磕巴了，问她：你们，你们用电脑和E-mail吗？你们又不会用手机，靠什么生活？

她笑了。她说：我们有正当职业。平时，我们是教师，是医护人员，是学者，是白领。到了闲暇时光，像周末或者假期，我们就回归古代了。我们业余时间会查阅大量古籍，了解古人的生活方式，然后以他们的心情过现代生活。这是我们的业余爱好。

远处传来风笛和号角声，马术比赛开始了。庭院里的人们都往赛场跑。

来自全国东西北四个方向的骑士们，全副武装，握着他们的长矛分立赛道两头，等裁判一声令下，拎着长矛就向对方冲过去，谁的矛刺中对方，谁就得分。得分高低按刺中部位的险恶程度有所不同。每次相会的长矛交错和折断的清脆声音，都令观众欢呼雀跃不已。

马术赛后又有战士的格斗。成人格斗完了还有“红小兵组”。那些“活在古代的人”，手把手教孩子们射箭和剑术。孩子们用软剑对决，欢笑声在Kenilworth Castle的废墟顶上盘旋。远处，金色的夕阳将余晖暖暖地铺洒在茸茸草地上，山坡，树木，觅食的水鸟和教堂的钟声，都随孩子们一起微笑。

我已忘记自己身处何年，身处何方。

这些，都不重要。

英国女人有部获奥斯卡奖的影片叫《英国病人》。其实英国真的有一种全国通病，叫“英国忧郁症”。英国忧郁症发病率居欧洲之首，究其原因还是气候问题。英国一年